

粵劇傳統劇目叢刊 全 7

三娘教子 附 荐何文秀

第 5 集

广东省、广州市戲曲改革委員會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 次

三娘教子	3
附荐何文秀	23

三娘教子

傅煒生整理

前 記

本劇寫三娘王春娥于丈夫亡后，苦心撫養二娘所生之子——义哥一十三年。义哥不听三娘教訓，三娘甚感伤心，割断所織机头，經老仆薛保劝導，义哥乃向三娘陪罪，三娘亦一再勉其上進，表現了中國古代妇女的美德。粵剧前輩藝人在这出戲中創造了优美動听的唱腔，表現了粵剧藝術很大的特点。

整理時把原本过分強調守節的字眼及老薛保劝三娘時一些不妥的口吻，略予修改，其他詞句亦有所潤飾。

關於义哥对三娘的称呼，本來直称“三娘”是不妥的，但傳統演法都是如此称呼，所以仍舊保留。

人物：王春娥——三娘、薛义哥、薛保。

〔王三娘小鑼打引上。〕

王三娘：（引子）

秀水不流空浸地，

浮云无雨枉遮天。

（坐詩）

泪似長江水，

点点不断流，

有如秋夜雨，

一点一声愁。

奴家，王氏春娥，配夫薛子罗。只因当初奴夫，前往鎮江貿易，不幸中途喪命。唉吔好好一个老薛保，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搬尸回还。大娘、二娘，一見灵柩，反穿罗裙，另行改嫁。可憐二娘所生之子，尚在襁褓之中，竟然忍心拋下，是奴在夫君灵前發下洪誓，撫养嬌兒，望他長大成人，繼承薛門香灯。如今我兒長成一十三歲，今朝前往學堂攻書，还未放学。不若先進机房織絹，等候我兒回來，豈不是好！着。正是天陰不知早和晚，雪深那曉路高低。

（二黃慢板）

王春娥，進机房，自思自想。

想起了，奴的夫，悲悲切，切切悲，悲悲切切，切切悲悲，好不淒涼。

遭不幸，奴夫君在鎮江命喪。

多感了，老薛保，千山萬水，萬水千山，他搬柩回還。

恨大娘，和二娘，行為不當。

她見靈柩，反穿羅裙，另嫁別郎。

拋下了，小嬌兒，無人撫養。

是奴家，發洪誓，永守薛氏家堂。

撫嬌兒，繼香燈，是奴願望。

但只願，兒日後，改換門牆。

奴的夫，好一比，斷綫風箏，永無回望。

老薛保，又好比，孤舟無舵，在大海茫茫。

王春娥，好一比，失群孤雁。

薛義哥，又好比，飄零萍梗，流入汪洋。

我將身兒坐在机房之上，（雙句）

〔小鑼“相思”進机房坐下。

（續唱）

待等着，我的兒，放學回還。

〔薛義哥內白：“走呀”！手持書本走上。

（霸腔二黃慢板）

薛義哥，在書房，懶把書看，

手拿着，聖賢書，回轉家堂。

在學中，眾書友，道短談長，諸多譏謗。

都笑我，有娘生，無娘養，有生無養，好不羞慚。因此上我心中神思不暢。（拉腔，走圓台）

〔薛保由台右边屋內上。〕

薛义哥：（入門，續唱）

又只見，老薛保，站在一旁。

薛保：小东人，你放学回來了？

薛义哥：保叔叔有礼。

薛保：有礼。小东人，今天放学，因何这样早？

薛义哥：保叔哪里知道，今朝有人請先生飲宴，故而嘛早些放学。

薛保：原來如此，可曾見過你母？

薛义哥：尚未見過，三娘現在哪里？

薛保：現在机房織絹，你快些前去叩問金安。待我弄飯你食。

薛义哥：待我先去食飯。

薛保：先見過三娘，才來食飯。

薛义哥：如此說，待我先到机房。

薛保：这样才是，我立刻轉回厨中，替你弄膳就是。

薛义哥：我肚中飢餓，赶快弄來。

薛保：老奴知道。（下）

薛义哥：（二黄慢板）

薛保叔，把良言，對我來講，

为子者，本該要，孝順親娘。

举步兒，來至在，机房之上，

又只見，我三娘，坐在机房。（拉腔收）

三娘在上，孩兒叩拜。（跪下）

王三娘：罢了，起來站立。

薛义哥：兒从命。（起立一旁）

王三娘：兒你放学回來了？

薛义哥：正是兒放学回來了。

王三娘：兒呀！因何今朝放学这样早？

薛义哥：三娘哪里知道，今朝有人請先生食飯，故而放学早些。

王三娘：这也难怪。娘來問你，今朝在書房，背过書未曾？

薛义哥：也曾背过了。

王三娘：当真背过書了？

薛义哥：兒当真在先生面前背过了。

王三娘：为娘嘛，不信。

薛义哥：怎样才信？

王三娘：要你在为娘跟前背过才信。

薛义哥：方才保叔言道，飯經弄好，待兒先去食了飯才來背書。

王三娘：背了書才去食飯。

薛义哥：人家說道，飽学，飽学，食了飯才能算飽。

王三娘：胡說！人家讀得書多，才为飽学呀蠢才！

薛义哥：原來讀得書多才是飽学。我估道食飽飯才学，就叫做飽学。

王三娘：快些拿書來背。

薛义哥：当真要背？

王三娘：正是。

〔薛义哥負气地把書擲于地下。〕

薛义哥：背啦背啦！

王三娘：畜生，为娘叫你背書，为何把聖賢之書，丢在地上？

薛义哥：这就是丢書包！

王三娘：奴才！人家滿腹經書，吟詩作对，出口成文，才叫

作丢書包。还不把書撿起。

薛义哥：（无奈何地把地上的書拾起，呈与三娘）孩兒放学歸來，忙忙速速，把头句忘記了。

王三娘：胡說！人家讀書，只有忘記書尾，那有忘記头一句这个道理。分明是你只顧貪玩，把書忘記是真。

薛义哥：不是，若还是三娘提起头一句來，我就如高山流水一样，完全背出來了。

王三娘：既然如此，为娘提你头一句就是。背轉身去。

〔薛义哥一个轉身，仍然面对三娘，眼瞧着書本。〕

薛义哥：哦！背轉身！

王三娘：奴才，背着为娘，面要朝外。

薛义哥：哦！（如命背向三娘立着）

王三娘：曾子曰。

薛义哥：曾子曰。

王三娘：吾日三省吾身。

薛义哥：吾日三省吾身。

王三娘：为人謀。

薛义哥：为人謀。

王三娘：而不忠乎？

薛义哥：而不忠乎？

王三娘：往下背。

薛义哥：往下背。

王三娘：娘叫兒背。

薛义哥：兒叫娘背。

王三娘：畜生！为娘叫你背書，你叫哪一个背？

薛义哥：我叫你來背書，你叫哪一个背？

王三娘：住口！你这奴才，为娘只望你在書房，勤心攻讀，

誰想你这畜生，只顧貪玩，拋荒學業。為娘叫你背書，你竟一字都背不出來，還不決些與為娘跪下！

〔薛義哥無奈跪下。〕

王三娘：你个奴才呀！

（二黃慢板）

罵一声小奴才果然好胆，
为什么書不讀只顧貪玩。
小畜生你如今年齡未長，
待為娘把古人細說一番。
小甘羅十二歲身為宰相，
史建塘十三歲拜將稱強。
那古人他都是娘生娘養，
莫不是小畜生竟沒爹娘。
養不教父母之過書中所講，
教不嚴師之惰此語非誑。
難道你小奴才未把書看。（拉腔）

（轉二流）

越思想不由得，我心內悲傷。
痛恨奴才，性情愛懶，
善言教導，偏無耳來裝。
拿家法打奴才，以懲狂妄。（用藤條打義哥）

〔薛義哥被打呼痛。〕

薛義哥：（接唱）

打得我，遍體疼痛，痛入心肝。
問句三娘，因何不生兒教養。
打罵他人兒子，好不羞慚。

哼！今天放學回來要打，明日放學回來又罵，打打

罵罵，都是他人兒子。你若还喜欢打罵，何不自己生几个來打；养几个來罵！

王三娘：（气極）

唉！我就不打呀！

薛义哥：（学嘴）唉！我就不打呀！

王三娘：兒呀，娘來問你，這兩句話，是何人教你講的？

薛义哥：我如今年紀長大，書也會讀，飯也會食，難道這兩句話不懂得講？這是我自己乖口講的。

王三娘：哦，這兩句話，是兒乖口講的？

薛义哥：正是。

王三娘：兒呀，這兩句話，幸而你講得快，若還講得遲嗎？為娘就更打錯兒多少了！

薛义哥：這兩句話，我早就想講，不過，看見薛保叔在旁，我不好意思講將出來。！

王三娘：原來兒早就想講了？

薛义哥：正是。

王三娘：唉罷了蒼天呀！

薛义哥：唉罷了蒼地呀。

王三娘：正是胡椒虽細小，誰知辣气刺人腸！

（二黃慢板）

小奴才，說此話，气坏于我，

口難言，苦煞了，王氏春娥。

到灵前，（半圓台至台中跪下）

（續唱）

哭亡夫，問句夫君，可知春娥苦楚。

你可曉，奴这里，挨尽艰苦折磨。

背轉身，回机房，怒气未消，含愁呆坐。（拉腔）

〔再進机房坐下。

从今后，不教子，誰奈我何！

〔薛保由台右上，边上边唱。

薛 保：（二黄慢板）

老薛保，在后厨，弄飯燒火。

出堂來，为什么，不見了义哥。

邁步兒，進机房，連忙看过。

王三娘：（叫相思）

唉！罢了夫郎。

薛 保：（續唱）

又听得，三主母，在机房，放悲声，悲悲切，切切悲，悲悲切切，切切悲悲，不知却是为何？

莫不是，小东人，出街闖禍，

才令到，三主母，惱得珠泪如梭。

自古云，养子不教，双親之过，

教不嚴，師之情，此語无訛。

背轉身，問句小东人，聖賢之書，你可曾讀过？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三主母，教訓你，非为錯過，

为什么，把好言，和好語，全不听信，反为頂闢多多。唉！罢了我的小相公，你真真差錯。

小东人，你莫走，莫走，莫走，一旁站着，待老奴上前去与你求和。

我走走走，走上前跪在塵埃，求恕义哥錯過。

（拉腔）

唉！罢了我的三，罢了我的三，三三三，我的三主母，（拉腔）

〔音樂過門，作拉義哥跪下狀。〕

〔續唱〕

望三娘，放下雷霆，教導義哥。

王三娘：〔接唱〕

老薛保，休得要，替那奴才認錯。

小奴才，眞果是，氣壞春娥。

每日他，在書房，无心功課，

貪玩耍，書懶讀，學業拋疏。

茹苦辛，撫養他，憐他是孤兒苦楚。

有誰知，“竹籃挑水一場空，爛板搭橋平地跌”，
使我徒嘆奈何。

〔薛義哥在二人唱時，便坐上机上，把木梭向机前后上下亂穿，致使紗綫凌亂異常。〕

薛保：〔接唱〕

千看着，萬看着，看在小東人，還是小童一個。

求三娘，輕輕打，輕輕罵，輕打輕罵苦心教導義哥。

王三娘：〔接唱〕

你說道，年紀少，還是小孩一個，

怎知他，詞鋒犀利，有若刀刺我心窩。

古有云，世間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香”眞是此言不錯。

从今后，不教子，免受折磨！

越思想，不由我，心中淒楚。（拉腔）

〔二流〕

不肖兒難教導，令我痛入心窩。

打罵別人孩兒，都是春娥之錯。

上什么机，織什么絹，何必再受災磨。

口問心來，滿胸怒火。

倒不如机头剪断，从此不再穿梭。（頓足憤然用剪刀剪断机头，痛哭流涕）

〔薛义哥見狀害怕起來，急走到台右边，暗中拭泪。〕

〔薛保見狀，欲攔已不及。〕

薛 保：不好呀！

（接唱）

見三娘，割断机头怒火上，

不由得老薛保，心內着忙。

忙跪在主母跟前，把話講，

請主母放下雷霆怒，听我訴說端詳。

唉！罢了我的三主母，我的三娘呀！

（嘆板）

我叫一声三主母，

我哭一声賢三娘。

遭不幸老东人，

在于鎮江命喪。

是老奴，千山万水，万水千山，奔奔波波，劳劳碌碌，奔波劳碌，

搬尸回还。

可嘆張氏大娘和着刘氏二娘，

不將襁褓嬰孩來撫養。

搽胭脂，抹水粉，头帶鮮花，反穿罗裙，

另嫁夫郎。

（二黃慢板）

好一个，三主母，真是世間无兩。

在灵前，發洪誓，柏舟自矢，自願苦守家堂。

挨苦辛，把小东人，提携撫養。

縱然是，有冒犯，本該要打，本該要罵，打打罵罵，應要教導在當堂。

為什麼，發雷霆，剪斷機頭，心中火上。

還說道，今生今世，永不教兒郎。

三娘，你這樣所為老奴明白了。

王三娘：明白何來？

薛保：莫不是你想……

王三娘：我想什麼？

薛保：你想把初衷改變！

王三娘：住口！不要胡言亂語！

薛保：我並非胡言亂語。

（二黃慢板）

若還你，不教導，任東人放蕩。

到將來，學壞了，變作不肖兒郎。

老薛保，愿到長街，托鉢行乞，也要把小東人奉養。

三主母，忍看着，老的老，少的少，老老少少，少少老老，街前丐食，問你心內可安？

三主母，還須要，撫心思想。

實指望，義哥成人長大，感你教導有方。

王三娘：（接唱）

好薛保，請起來，待我對你來講。

皆因為，時光尚早，他便放學返家堂，

故此我，叫奴才，背書試看。

薛保：可能背得出來？

王三娘：（續唱）

有誰知，一字不能出口，只顧貪玩。

薛 保：那就該打了！

王三娘：（續唱）

枉費了，王春娥，苦心教養，
更難望，他成名有日，改換門牆。
想到此，怒難消，我就手持法杖。

薛 保：打得好。

王三娘：唉！奴就打錯了！

薛 保：為什麼打錯？

王三娘：（續唱）

他說道，難許我打，不容我罵，若還要打要罵，
就打自己的兒郎。

薛 保：小東人年幼無知，還請三娘息怒。

王三娘：（二黃滾花）

看將起來，枉我苦心教養。
縱然長大，難望他替薛氏增光。

薛 保：（接唱）

聽說罷，三主母把情由來講，
這都是小東人，太不應當。

三娘不用如此生氣，待老奴上前，叫小東人過來認罪就是。

王三娘：老管家，這樣人，不叫他來就罷了！

薛 保：三主母還是看他年紀幼小，待我叫他來領罪。

〔行前呼叫小東人。〕

王三娘：不要叫他就罷了！

薛 保：（行近義哥前）

小東人你真真不是了！

〔薛義哥當薛保跪地求情時，便追逐蒼蠅來拍，后

觉无聊，便坐在地上打瞌睡，睡着了。至此，被薛保呼醒。

薛义哥：哦，薛保叔，你和三娘谈话，谈了半天，为何派我不是？

薛保：老奴正要派你不是。你今早放学回来，三娘一场好意，叫你背书，谁想你一个字也背不出来，还骂三娘不是你的母亲。这些说话，你讲得出口吗？

薛义哥：她打我，我就将她来骂，何为过错？

薛保：哦，她打你，你就要骂她？

薛义哥：正是。

薛保：你真是不孝，快些随老奴上前，对娘亲认罪才是。

薛义哥：你叫我上前向她认罪吗？

薛保：正是，快些随我来！（欲拖义哥）

薛义哥：慢着！保叔，你老懵懂了。

薛保：怎解？

薛义哥：三娘已经打了我，你还叫我再去受打，你岂不是老懵懂了么？

薛保：（拖着义哥）

无用多言，快些随我前去。

薛义哥：我不去，你快放手。

薛保：你若还不去，便是一个不孝孩儿。你娘亲挨尽苦辛，将你养育，今日你闹罪于她，若不快些上前认罪，你就枉读圣贤之书了！（作揪状并用手拖义行）

〔薛义哥意欲摆脱保手，不料用力过猛，竟把保拖跌。〕